

法習學科各學中

編社生學中

## 關於國文的學習

### 一 引言

擺在我面前的題目，是「關於國文的學習。」就是要對中學生諸君談談國文的學習法。我雖曾在好幾個中學校任過好幾年國文科教員，對於這任務，卻不敢自信能勝任愉快。因為這題目範圍實在太廣了，一時無從說起，並且自古迄今，已不知有若干人說過若干的話，著過若干的書，即在現在，諸君平日在國文課裏，也許已經聽得耳朵要起繭哩。我即使說，也只是些老生常談而已。

我敢在這裏聲明，以下所說的不出老生常談。把老生常談，擇要選取，來加以演述，使中學生諸君，容易領會，因而得着好處，是我的目的，這目的如果能達到若干，那就是我對於中學生諸君的貢獻了。

## 一一 中學生應具的國文能力

國文二字，是無止境的。要談中學生的國文學習法，先須豫定中學生應具的國文程度。有了一定的程度，然後學習才有目標，也才有學習法可言。

諸君是中學生，對於畢業時的國文科的學力，各自作着甚樣的要求？我原不知道，想來是必各懷着一種期待的吧。我作了許多年的中學國文教員，對於國文科的學力，曾在心中主觀地描繪過一個理想的中學生，至今尚這樣描繪着。現在試把這理想的人介紹給諸君相識。

他能從文字上理解他人的思想感情，用文字發表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能不至於十分理解錯，發表錯。

他是一個中國人，能知道中國文化及思想的大概。知道中國的普通成語與辭類，遇不知道時，能利用工具書物，自己查檢。他也許不能用古文來寫作，卻能看得懂普通的舊典籍。他不必一定會作詩，作賦，作詞，作小說，作劇本，卻能知道甚麼是詩，是賦，是詞，是小說，是劇本，加以鑑賞。他雖不能博覽古書典籍，卻能知道普通典籍的名稱，構造，性質，作者，及內容大略。

他又是一個世界上的人，一個二十世紀的人，他也許不能直讀外國原書，博通他國情形，但因平

日的留意，能知道全世界普通的古今事項，知道周比特 (Jupiter)、阿普羅 (Apollo)、委娜斯 (Venus) 等類名詞的出處，知道「三位一體」，「第三國際」等類名詞的意義，知道荷馬 (Homer)、拜倫 (Byron) 是甚麼人，知道神曲 (Divine Comedy)、失樂園 (Paradise Lost) 是誰的著作，不會把「梅德林克」誤解作樂器中的曼陀鈴，把「伯訥特·蕭」誤解作是一種可吹的簫！（這是我新近在某中學校中聽到的笑話，這笑話曾發生於某國文教員。）

我理想中所期待懸擬的中學畢業生的國文科的程度是這樣。這期待也許有人以為太過分，但我自信卻不然。中學畢業生是知識界的中等分子，常識應該夠得上水平線。具備了這水平線的程度，然後升學的，可以進窺各項專門學問，不至於到大學裏還要聽名詞動詞的文法，讀一篇一篇的選文。不升學的，可以應付實際生活，自己補修起來，也才有門徑。

現在再試將十八年八月教育部頒行的中學課程暫行標準中所規定的高中及初中的畢業最低限度鈔列如下。

(甲) 高中國文科畢業最低限度：

(一) 曾精讀名著六種而能了解與欣賞。

(二) 曾略讀名著十二種而能大致了解欣賞。

- (三)能於中國學術思想文學流變文字構造文法及修辭等有簡括的常識。
- (四)能自由運用語體文及平易的文言文作敘事說理表情達意的文字。
- (五)能自由運用最低限度的工具書。
- (六)略能檢用古文書籍。

(乙)初中國文科畢業最低限度：

- (一)曾精讀選文，能透澈了解並熟習至少一百篇。
- (二)曾略讀名著十二種，能了解大意，並記憶其主要部分。
- (三)能略知一般名著的種類，名稱，圖書館及工具書籍的使用，自由參考閱讀。
- (四)能欣賞淺近的文學作品。
- (五)能以語體文作充暢的文字，無文法上的錯誤。
- (六)能閱覽平易的文言文書籍。

把我所虛擬的中學生的國文程度和教育部所規定的中學生國文科畢業最低限度兩相比較，似乎也差不多相髣髴。不過教育部的規定，把初中高中截分為二，我則汎就了中學生設想而已。

現在試姑把這定為水平線，當作一種學習的目標。那末怎樣去達這目標呢？這就是本文所欲說的。

## 三 關於閱讀

依文字的本質來說，國文的學習途徑，普通是閱讀與寫作二種。閱讀就是我在前面所說的「從文字上理解他人的思想感情」的事，寫作就是我在前面所說的「用文字發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的事。能閱讀，能寫作，學習文字的目的就已算達到了。

## 先談閱讀。

「閱讀甚麼？」這是我屢從我的學生及一般青年接到的問題。關於這問題，曾有好幾個人開過幾個書目。如胡適的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梁啟超的國學入門書要目，此外還有許多人發過不少零碎的意见。但我在這裏卻不想依據這些意見，因為「國文」與「國學」不同，而且那些書目也不是為現在肄業中學校的諸君開列的。

就眼前的實況說，中學國文尚無標準讀本，中學國文課程中的讀物，大部分是選文。別於課外由教師酌定若干整冊的書籍作為補充。一般的情形既不過如此，當然談不到甚麼高遠的不合實際的議論。我在本文中只擬先就選文與教師指定的課外書籍加以說述，然後再涉及一般的閱讀。

今天選讀一篇冰心的小說，明天來一篇柳宗元的遊記，再過一日來一篇史記列傳，教師走馬燈式地講授，學生打着呵欠敷衍，或則私自攜別書觀覽：這是普通學校中國文教室中的一般情形。本文

是只對學生諸君說的話，姑且不提，只就學習者方面來說。中學國文課中既以選文爲重要幹部，占着時間的大部分，應該好好地加以利用。爲防止教師隨便敷衍計，我以爲不妨由學生豫先請求教師，定就一學年或半學年的選文系統，決定這學年共約選若干篇文字；內容方面，屬於思想的若干篇，屬於文藝的若干篇，屬於常識，或偶發事項的若干篇，屬於實用的若干篇，形式方面，屬於記敘體的若干篇，屬於議論體的若干篇，屬於傳記或小說的若干篇，屬於戲劇或詩歌的若干篇，屬於書簡或小品的若干篇。（此種豫計，只要做教師的不十分撒濫污，照理應該不待學生請求，自己爲之。）材料既經定好，對於選文，應該注意切實學習。

我以爲最好以選文爲中心，多方學習，不要把學習的範圍，限在選文本身。因爲每學年所授的選文，爲數無幾，至多不過幾十篇而已。選文占着國文正課的重要部分，如果於一學年之中，僅就了幾十篇文字本身，得知其內容與形式，雖然試驗時可以通過，究竟得益很微，不能算是善學者。受到一篇選文，對於其本身的形式與內容，原該首先理解，還須進而由此出發，作種種有關係的探究，以擴張其知識。例如教師今日選授陶潛的桃花源記，我以爲學習的方面可有下列種種。

- (1) 求了解文中未熟知的字與辭。
- (2) 求了解全文的意趣與各節各句的意義。
- (3) 文句之中如有不能用舊有的文法知識說明者，須求得其解釋。

(4) 依據了此文玩索記敘文的作法。

(5) 藉此領略晉文風格的一斑。

(6) 求知作者陶潛的事略旁及其傳記與別的詩文。最好乘此機會去一翻陶集。

(7) 藉此領略所謂烏托邦思想。

(8) 追求作者思想的時代的背景。

一篇短短的桃花源記於供給文法文句上的新知識以外，還可藉以知道記敘文的體式，晉文的風格，烏托邦思想的一斑，陶潛的傳略，晉代的狀況等等。如此以某篇文字爲中心，就有了關係的各方面擴張了學去，有不能解決的事項，則翻書查字典或請求教師指導，那末讀過一篇文字，不但收得其本身的效果，還可連帶了習得種種的知識。較之胡亂讀過就算者，真有天淵之差了。知識不是可以孤立求得的，必須有所憑藉，就了某一點分頭擴張追討，愈追討關聯愈多，範圍也愈廣。好比雪球，愈滾愈會加大起來。

以上所說的是對於選文的學習法，以下再談整冊的書的閱讀。

整冊的書，那幾種應讀？怎樣規定範圍？這是一個麻煩的問題了。我以爲中學生的讀書的範圍，可分下列的幾種。

(1) 因選文而旁及的。如因讀桃花源記而去讀陶集，讀無何有鄉見聞記（威廉·馬列斯著）。



因讀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而去讀論語老子韓非子墨子等等。

(2) 中國普通人該知道的。如四書四史五經周秦諸子，著名的唐人的詩，宋人的詞，元人的曲，著名的小說，時下的名作。

(3) 全世界所認為常識的。如基督教的舊約新約，希臘的神話，各國近代代表的文藝名作。不消說。上列的許多書，要一一全體閱讀，在中學生是不可能的。但無論如何，要當作課外讀物盡量加以涉獵，有的竟須全閱或精讀。舉例來說，四書須全體閱讀，諸子則可選擇讀幾篇，詩與詞可讀前人選本，舊約可選讀創世記約伯記雅歌箴言諸篇新約可就四福音中擇一閱讀。無論全讀或略讀，一書到手時，最好先讀序次看目錄，瞭解該書的組織，知道有若干篇，若干卷，若干分目，然後再去翻閱全書，明白其大概的體式，擇要讀去。例如讀春秋左傳，先須知道甚麼叫經，甚麼叫傳，從甚麼公起至甚麼公止。讀史記，先須知道本紀，世家，列傳，書表等等的體式。

近來有一種壞風氣，大家讀書不喜歡努力於基本的學修，而好作空汎工夫。普通的學生案頭有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顧頡剛的古史辨，有小說作法，有歐洲文學史，有印度哲學概論，問他讀過四書五經周秦諸子的書嗎？不會。問他讀過若干唐宋人的詩詞集子嗎？不會。問他讀過古代歷史嗎？不會。問他讀過各派代表的若干小說嗎？不會。問他讀過歐洲文藝中重要的若干作品嗎？不會。問他讀過若干小乘大乘的經典嗎？不會。這種空汎的讀書法，覺得大有糾正的必要。例如胡適的中國

哲學史大綱原是好书，但在未讀過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墨子等原書的人去讀，實在不能得很大的利益。知道了春秋左傳論語等原書的大概輪廓，然後去讀哲學史中的關於孔子的一部分，讀過幾篇莊子，然後再去翻閱哲學史中的關於莊子的一部分，才會有意義，才會有真利益。先得了孔子、莊子思想的基本的概念，再去討求關於孔子、莊子思想的評釋，才是順路。用譬喻說，論語、春秋詩經禮記是一堆的有孔的小錢，哲學史的孔子一節，是把這些小錢貫串起來的錢索子，莊子中逍遙遊、大宗師等一篇一篇的文字，也是小錢，哲學史中莊子一節是錢索子。沒有錢索子，不能把一個個的零亂的小錢，加以串貫整理，固然不愉快，但只有了一根錢索子，而沒有許多可貫串的小錢，究竟也覺無謂。我敢奉勸大家，先讀些中國關於哲學的原書，再去讀哲學史，先讀些詩經及漢以下的詩集、詞集，再去讀文學史，先讀些古代歷史書籍，再去讀古史辨，萬一不得已，也應一壁讀哲學史、文學史，一壁翻原書，以求知識的充實。錢索子原是用以串零零碎碎的小錢的，如果你有了錢索子而沒有可串的許多小錢，那末你該反其道而行之，去找尋許多的小錢來串才是。

話不覺說得太絮叨了，關於閱讀的範圍，就此結束，以下試講一般的閱讀方法。

第一是理解。理解又可分兩方面來說。(1)關於辭句的；(2)關於全文的。關於辭句的理解，不外乎從辭義的解釋入手，次之是文法知識的運用。辭義的解釋如不正確，不但讀不通眼前的文字，結果還會於寫作時露出毛病。因為我們在閱讀時收得辭義，一經含糊不甚澈底明白，寫作時也就不知不

覺地施用，鬧出笑話來。（笑話的構成，有種種條件。而辭義的故意誤用，就是重要條件之一。）文字不通的原因，非文法不合即用辭與意思不符之故。「名教」「概念」「觀念」「幽默」等類名辭的誤用，是常可在青年所寫的文字中見到的，這就可證明他們當把這些名辭裝入腦中去的時候，並未得到過正當的解釋了。每逢見到新辭新語，務須求得正解，多翻字典，多問師友，切不可任其含糊。

辭義的解釋正確了，逐句的文句已可理解了，那末就可說能理解全文了嗎？尙未。文字的理解，最要緊的是捕捉大意或要旨，否則逐句雖已理解，對於全文，有時仍難免有不得要領之弊。一篇文字，全體必有一個中心思想，每節每段，也必有一個要旨。文字雖有幾千字或幾萬字，其中全文中心思想與每節每段的要旨，卻是可以一句話或幾個字來包括的。閱讀的人如不能抽出這潛藏在文字背後的真意，只就每句的文字表面支離求解，結果每句是懂了，而全文的真意所在，仍是茫然。本稿紙數有限，冗長的文例，是無法舉的，爲使大家便於瞭解着想，略舉一二部分的短例如下：

「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量，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戰國策）

「天下之大」以下同形式數句，只是「全世」之意，從有「不」字句起至一連數句未甚麼，只是「不戰」二字之意而已。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

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莊子外物篇）

這段文字，要旨只是第一句「外物不可必」五字，其餘只是敷衍這五字的例證。

「……大家來至秦氏臥房。剛至房中，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寶玉此時便覺得眼傷骨軟，連說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副對聯：『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案上設着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一邊擺着趙飛燕立着舞的金盤，盤內盛着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着壽陽公主於含章殿下臥的寶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連珠帳……」（紅樓夢第五回）

把房中陳設寫得如此天花亂墜，作者的本意，只是想表出賈家的富麗與秦氏的輕豔而已。

對於一篇文字，用了這樣概括的方法，逐步讀去，必能求得各節各段的要旨，及全文的真意所在，把長長的文字，歸納於簡單的一個概念之中，記憶既易，裝在腦子裏也可免了亂雜。用譬喻來說，長長的文字，好比一大碗有顏色的水，我們想收得其中的顏色，最好能使之凝積成一小小的顏色塊，棄去清水，把小小的顏色塊帶在身邊走。

理解以外，還有所謂鑑賞的一種重要功夫須做，對於某篇文字，要瞭解其中的各句各段及其全文旨趣所在，這是屬於理解的事。想知道其每句每段或全文的好處所在，這是屬於鑑賞的事。閱讀了

好文字，如果只能理解其意義，而不能知道其好處，猶如對了一幅名畫，只辨識了些其中畫着的人物或椅子，樹木等等，而不去領略那全幅畫的美點一樣。何等可惜！

鑑賞因了人的程度而不同，諸君於第一年級讀過的好文字，到第二年級再讀時，會感到有不同的處所，到畢業後再讀，就會更覺不同了。從前的所謂好處，到後來有的會覺得並不好，此外別有好的處所，有的或竟更覺得比前可愛。我幼年讀唐詩時，曾把好的句加圈。近來偶然拿出舊書來看，就不禁自笑幼稚，發見有許多不對的地方，有好句子而不圈的，有句子並不甚好而圈着的。這種經驗，我想一定人人都有，不但對於文字如此，對於書法、繪畫，乃至對於整個的人生都如此的。

鑑賞的能力既因人而異，因時而異，關於鑑賞，要想說出一個方法來，原是很不容易的事。姑且把我的經驗與所見約略寫出一二，以供讀者諸君參考。

據我的經驗，鑑賞的第一條件，是把「我」放入所鑑賞的對象中去，兩相比較。一壁讀，一壁自問：「如果叫我來說，將怎樣？」對於文字全體的布局，這樣問；對於各句，或句與句的關係，這樣問；對於每句的字，也這樣問。經這樣一問，可生出三種不同的答案來：

(甲) 與我的說法相合或差不多，我也能說，覺得並沒有甚麼。

(乙) 我心中早有此意見，或感想，可是說不出來，現在卻由作者替我代為說出了。覺到一種快悅。

(丙) 說法和我全不同，覺得格格不相入。

三種之中屬於（甲）的是平常的文字（在讀者看來）屬於（乙）的是好文字。屬於（丙）的怎樣？是否一定是不好的文字？不然。如前所說，鑑賞因人而不同，因時而不同，所鑑賞的文字與鑑賞者的程度如果相差太遠，鑑賞的作用就無從成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英雄識英雄」是相當可信的話。諸君遇到屬於（丙）類的文字時，如果這文字是平常的作品，能確認出錯誤的處所來，那末直斥之為壞的不好文字，原無不可。倘然那文字是有定評的名作，那就應該虛心反省，把自己未能同意的，事暫認為能力尚未到此境地，益自奮勵。這不但文字如此，書法繪畫無一不然。康有為沈寐叟的書法，是有定評的，可是在市僧卻以為不如汪洵的好，最近西洋立體派未來派的畫，在鄉下土老看來，當然不及曼陀丁的月份牌仕女畫來得悅目。

鑑賞的第二要件是冷靜。鑑賞有時稱「玩賞」，諸君在應堂上掛着的畫幅上，他人手中有書畫的扇面上，不是常有見到某某先生「清玩」或「雅鑒」「清賞」等類的字樣嗎？「玩」和「鑑」與「賞」有關。這「玩」字大有意味。普通所謂「玩」者，差不多含有遊戲的態度，就是「無所為而為」。除了這事的本身以外，別無其他目的的意味。讀小說時，如果急急要知道全體的梗概，熱心地「未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地急忙讀去，雖有好文字，恐也無從玩味，看不出來，第二次第三次再讀就不同了。因為這時對於全書梗概已經瞭然，不必再着急，文字的好歹，也因而容易看出。將我自己的經驗當作例子來說，紅樓夢第三回中黛玉初到賈府與寶玉第一次見面時，寫道：

「……寶玉看畢笑道：『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你何曾見過他。』」

寶玉笑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看着面善，心裏倒像是舊相識，恍若遠別重逢一般。』

我很贊賞這段文字。因為這一對男女主人公，過去在三生石上赤霞宮中有着那樣長久的歷史，以後還有許多糾葛，在初會見時，做寶玉的恐怕除了這樣說，別無更好的說法的了。故可算得是好文字。可是我對於這幾句文字的好處，直到讀了數遍以後才發見。紅樓夢我曾讀過十次以上。這是玩味的結果，並不是初讀時就知道的。

好的作品至少要讀二遍以上。最初讀時，不妨以收得梗概瞭解大意為主，眼再讀時就須留心鑑賞了。用了「玩」的心情，冷靜地去對付作品，不可再囫圇吞棗，要仔細咀嚼。詩要反覆地吟，詞要低徊地誦，文要周迴地默讀，小說要耐心地細看。

把前人鑑賞的結果拿來做參考，足以發達鑑賞力。讀詞讀詩，不感到興趣的，不妨去擇一部詩話或詞話讀讀，讀小說不感到興趣的，不妨去一閱有人批過的本子。詩話，詞話，文評，小說評，是前人鑑賞的記錄，能教示我們以詩詞文或小說的好處所在，大足為鑑賞上的指導。舉例來說：水滸中寫潘金蓮調戲武松的一節，自「叔叔萬福」一起至「叔叔不會簇火，我與叔叔撥火，要似火盆常熱便好」，一直數十句談話都稱「叔叔」，下文接着寫道：「那婦人……便放了火筋，卻篩一盞酒來自呷了一口，剩了大半盞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喫了這半盞兒殘酒。』」金聖嘆在這下面批着：「寫淫婦便是活淫」

婦，「以上凡叫過三十九個叔叔，忽然換做一你字，妙心妙筆。」

這「叔叔」與「你」的突然的變化，其妙處在普通的讀者也許不易領會，或者竟不能領會，但一經聖嘆點出，就容易知道了。

但須注意，前人的詩話詞話文評小說評，是前人鑑賞的結果。用以幫助自己的鑑賞能力，則自己須由此出發，更用了自己的眼識去鑑賞，切不可爲所拘執。前人的鑑賞法，有好的，也有壞的。特別是文評，從來以八股的眼光來評文的甚多，甚麼「起承轉合」甚麼「來龍」「去脈」諸如此類，從今日看去，實屬可哂，用不着再去蹈襲了。

#### 四、關於寫作

從古以來，關於作文，不知已有過多少的金言玉律。甚麼「推敲」咧，「多讀多作多商量」咧，「文以達意爲工」咧，「文必己出」咧，諸如此類的話，不遑枚舉，在我看來，似乎都只是大同小異的東西，舉一可概其餘的。例如「推敲」與「商量」固然差不多，再按之，不「多讀」則識辭不多，積理不豐，也就無從「商量」無從「推敲」，因而也就無從「多作」了。因爲「作」不是叫你隨便地把「且夫天下之人」瞎寫幾張，乃是要作的。至於「達意」仍是一句老花頭，惟其與「意」尙未相吻合，尙未適切，故有「推敲」「商量」的必要，「推敲」「商量」的目的，無非就在「達意」而已。至於「文必



「己出」亦然。要達的是「己」的意，不是他人的意；自己的意，要想把他達出，當然只好「己出」不能「他出」，又因要想真個把「己」達出，「推敲」「商量」的功夫就不可少了。此外如「修辭立其誠」，「文貴自然」，咧，也都可作同樣的解釋，只是字面上的不同罷了。佛法中有「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話，我覺得從古以來古人所遺留下來的文章訣竅亦如此。

我曾在本稿開始的時候聲明，我所能說的只是老生常談。關於寫作，我所能說的更是老生常談中之老生常談。以下我將從許多老生常談中選出若干適合於中學生諸君的條件，加以演述。

關於寫作，第一可發生的問題是「寫作些甚麼？」第二是「怎樣寫作？」

現在先談「寫作些甚麼？」

先來介紹一個笑話：從前有一個秀才，有一天伏在案頭做文章，因為做不出，皺起了眉頭，唉聲歎氣，樣子很苦痛。他的妻在旁嘲笑了說：「看你做文章的樣子，比我們女人生產還苦呢！」秀才答道：「這當然！你們女人的生產是肚子裏先有東西的，還不算苦。我的做文章，是要從空的肚子裏叫他生產出來，那才真是苦啊！」真的，文章原是發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的東西，要有思想感情，才能寫得出來，那秀才肚子裏根本空空地沒有貨色，卻要硬做文章，當然比女人生產要苦的了。

照理，無論是誰，只要不是白癡，肚子裏必有思想感情，決不會是全然空虛的。從前正式的文章是八股文，八股文須代聖人立言，論語中的題目，須用孔子的口氣來說，孟子中的題目，須用孟子的口氣